

高士傳
英雄記鈔

青淵文庫

第 第
共

架 號 冊

高士傳序

孔子稱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洪崖先生創高道
於上皇之代許由善卷不降節於唐虞之朝是以易
有束帛之義禮有玄纁之制詩人發白駒之歌春秋
顯子臧之節明堂月令以季春聘名士禮賢者然則
高讓之士王政所先厲濁激貪之務也史班之載多
所闕畧梁鴻頌逸民蘇順科高士或錄屈節雜而不
純又近取秦漢不及遠古夫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稱
其德而贊其事哉謚采古今八代之士身不屈於王



讀本記

公名不耗於終始自堯至魏凡九十餘人雖執節若夷齊去就若兩龔皆不錄也皇甫謐撰

高士傳目錄

卷上

被衣

王倪

齧缺

巢父

許由

善卷

子州支父

壤父

右戶之農

蒲衣子

披裘公

江上丈人

小臣稷

弦高

商容

老子李耳

庚桑楚

老萊子

林類

榮啓期

荷蕢

長沮桀溺 石門守 荷篠丈人

陸通 曾參 顏回

原憲

卷中

漢陰丈人 壺丘子林 老商氏

列禦寇 莊周 段干木

東郭順子 公儀潛 王斗

頑罔 黔婁先生 陳仲子

漁父 安期生 河上丈人

樂臣公 蓋公 四皓

黃石公 魯二徵士 田何

王生 犖峻 韓福

成公 安丘望之 宋勝之

張仲蔚 彭城老父 韓順

鄭樸 李弘 向長

閔貢

卷下

王霸 嚴光 牛牢

東海隱者

梁鴻

高恢

臺佟

韓康

丘訴

矯慎

任棠

摯恂

法真

漢濱老父

徐穉

夏馥

郭太

申屠蟠

袁閎

姜肱

管寧

鄭玄

任安

龐公

姜岐

荀靖

胡昭

焦先

目錄終

高士傳卷上

晉 皇甫謐著

被衣

被衣者堯時人也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
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齧缺問道乎被
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
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焉如新
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悅行
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

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王倪

王倪者堯時賢人也師被衣齧缺又學於王倪問道焉齧缺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鰯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援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螂且甘帶鴟鴞耆鼠四者孰知正味援獼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鰯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

齧缺

齧缺者堯時人也。許由師事齧缺。堯問於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坂乎天下，齧缺之爲人也。聰明睿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絃，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

巢父

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山居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時人號曰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若非吾友也。」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向聞貪言，負吾之友矣。」遂去，終身不相見。

許由

許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爲人據義履方，邪席不坐，邪饍不食。後隱於沛澤之中。堯讓天下於許由曰：

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餘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既已治矣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不受而逃去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由於是遁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經天下色堯又召爲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其友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爲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污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許由沒葬箕山之巔亦名許由山在陽城之南十餘里堯因就其墓號曰箕山公神以配食五岳世世奉祀至今不絕也

善卷

善卷者古之賢人也。堯聞得道，乃北面師之。及堯受終之後，舜又以天下讓卷。卷曰：昔唐氏之有天下，不教而民從之，不賞而民勸之，天下均平，百姓安靜，不知怨，不知喜。今子盛爲衣裳之服，以眩民目；繁調五音之聲，以亂民耳；不作皇詔之樂，以愚民心。天下之亂，從此始矣。吾雖爲之，其何益乎？予立于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絺葛，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去入深山，莫知其處。

子州支父

子州支父者，堯時人也。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舜又讓之，亦對之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壤父

壤父者堯時人也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壤父年八十餘而擊壤於道中觀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德於我哉

石戶之農

石戶之農不知何許人也與舜爲友舜以天下讓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於是未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蒲衣子

蒲衣子者舜時賢人也年八歲而舜師之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臧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爲馬一以已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于非人也後舜讓天下於蒲衣子蒲衣子不受而去莫知所終

披裘公

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有遺金顧

披裘公曰取彼金公投鎌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處之高而視人之卑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哉季子大驚既謝而問姓名公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名也

江上丈人

江上丈人者楚人也楚平王以費無忌之讒殺伍奢奢子員亡將奔吳至江上欲渡無舟而楚人購員甚急自恐不脫見丈人得渡因解所佩劍以與丈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不受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爵執珪金千鎰吾尚不取何用劍爲不受而別莫知其誰員至吳爲相求丈人不能得每食輒祭之曰名可得聞而不可得見其唯江上丈人乎

小臣稷

小臣稷者齊人也抗厲希古桓公凡三往而不得見公嘆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則無以助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則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焉桓公以此能致士爲五霸之長

弦高

弦高者鄭人也。鄭穆公時，高見鄭爲秦晉所逼，乃隱不仕爲商人。及晉文公之返國也，與秦穆公伐鄭，圍其都。鄭人私與秦盟，而晉師退。秦又使大夫祀于等三人戍鄭，居三年，晉文公卒，襄公初立，秦穆公方強，使百里西乞白乙帥師襲鄭，過周反滑。鄭人不知，時高將市于周，遇之，謂其友蹇他曰：「師行數千里，又數經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無備也。示以知其情也，必不敢進矣。」於是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犒秦師，且使人告鄭爲備。祀于亡奔齊，孟明等返至都。晉人要擊，大破秦師。鄭于是賴高而存。鄭穆公以存國之賞賞高，而高辭曰：「詐而得賞，則鄭國之政廢矣。爲國而無信，是敗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智者不爲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返。

商容

商容不知何許人也。有疾，老子曰：「先生無遺教以告弟子乎？」容曰：「將語子過故鄉而下車，知之乎？」老子曰：「非謂不忘故耶？」容曰：「過喬木而趨，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敬老耶？」容張口曰：「吾舌存乎？」曰：「存。」曰：「吾齒存乎？」

曰亡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剛亡而弱存乎。容曰：嘻，天下事盡矣。

老子李耳

老子李耳，字伯陽，陳人也。生於殷時，爲周柱下史，好養精氣，貴接而不施，轉爲守藏史，積八十餘年。史記云：二百餘年，時稱爲隱君子，謚曰聃。仲尼至周，見老子，知其聖人，乃師之。後周德衰，乃乘青牛車去，入大秦，過四關，關令尹喜望氣，先知焉，乃物色遮候之。已而老子果至，乃強使著書，作道德經五千餘言，爲道家之宗。以其年老，故號其書爲老子。

庚桑楚

庚桑楚者，楚人也。老聃弟子，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子？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

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
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于賢人之間
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于老聃之言

老萊子

老萊子者楚人也當時世亂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莞
葭爲牆蓬蒿爲室枝木爲牀蓍艾爲席飲水食菽墾
山播種人或言於楚王王於是駕至萊子之門萊子
方耕畚王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老萊子曰諾王
去其妻樵還曰子許之乎老萊曰然妻曰妾聞之可
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撻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鈇
鉞妾不能爲人所制者妻投其畚而去老萊子亦隨
其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
足食也仲尼嘗聞其論而蹙然改容焉著書十五篇
言道家之用人莫知其所終也

林類

林類者魏人也年且百歲底春披裘拾遺穗於故畦
竝歌竝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
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隴端面之而歎曰

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光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爲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

榮啓期

榮啓期者不知何許人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遊于泰山見而問之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得爲人矣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旣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旣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居常以待

終何不樂也

荷蕢

荷蕢者衛人也。避亂不仕。自匿姓名。孔子擊磬於衛。乃荷蕢而過孔氏之門。曰有心哉擊磬乎。旣而曰磬經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孔子聞之曰。果哉末之難矣。

長沮桀溺

長沮桀溺者不知何許人也。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是孔丘。曰。是魯孔丘歟。曰。是也。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與易之。且而與其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石門守

石門守者魯人也。亦避世不仕。自隱姓名。爲魯守石門。至晨夜開閉。子路從孔子。石門而宿。問子路曰。奚

自子路曰自孔氏遂譏孔子曰是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與時人賢焉

荷篠丈人

荷篠丈人不知何許人也子路從而後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且享焉而見其二子明日子路行以告夫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陸通

陸通字接輿楚人也好養性躬耕以爲食楚昭王時通見楚政無常乃佯狂不仕故時人謂之楚狂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徃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郤曲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

孔子下車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楚王聞
陸通賢遣使者持金百鎰車馬二駟徃聘通曰王請
先生治江南通笑而不應使者去妻從市來曰先生
少而爲義豈老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妾聞義士
非禮不動妾事先生躬耕以自食親織以爲衣食飽
衣暖其樂自足矣不如去之於是夫負釜甑妻戴絰
器變名易姓游諸名山食桂櫨實服黃菁子隱蜀峩
眉山壽數百年俗傳以爲仙云

曾參

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也不仕而遊居於衛緼袍無
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
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縱而歌天子
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曾哀公賢之致邑焉參辭不受
曰吾聞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不我驕
我豈無畏乎終不受後卒于魯

顏回

顏回字子淵魯人也孔子弟子貧而樂道退居陋巷
曲肱而寢孔子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回對曰

不願仕。田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圃十畝，足以爲絲麻。鼓宮商之音，足以自娛。習所聞於夫子，足以自樂。田何仕焉？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田之意也。」

原憲

原憲字子思，宋人也。孔子弟子，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彈琴。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巷不容軒，來見原憲。原憲韋冠緹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與馬之飾，憲不忍爲也。」子貢逡巡而有慚色，終身耻其言之過也。

高士傳卷中

漢陰丈人

漢陰丈人者楚人也。子貢適楚過漢陰見丈人爲圃
入井抱甕而灌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機於
此後從前輕挈水若抽其名爲樵用力寡而見功多。
丈人作色而笑曰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
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于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
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
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愕然慙俯而不對。有間丈人

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丈人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智獨絃歌以賣名聲於天下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勿妨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項項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

壺丘子林

壺丘子林者鄭人也道德甚優列禦寇師事之初禦寇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而曰固與人異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物不知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自以爲不知游將終身不出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

老商氏

老商氏者不知何許人也列禦寇師焉兼友伯高子而進于其道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間請斲其術者尹生對而請辭列子又

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
來之頻尹生日曩章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
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爲達今
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
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
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更言利害
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
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老商如一引吾竝席而坐
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洽時履虛乘風其可得乎

列禦寇

列禦寇者鄭人也隱居不仕鄭穆公時子陽爲相專
任刑法列禦寇乃絕迹窮巷面有飢色或告子陽曰
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
好士乎子陽聞而悟使官載粟數十乘而與之禦寇
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之入見其妻妻望之而拊心曰
妾聞爲有道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適而遺
先生食先生不受豈非命也哉禦寇笑曰君非自知
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

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居一年，鄭人殺子陽，其黨皆死，禦寇安然獨全，終身不仕，著書八篇，言道家之意。號曰列子。

莊周

莊周者，宋之蒙人也。少學老子，爲蒙縣漆園吏，遂遺世自放，不仕。王公大人皆不得而器之。楚威王使大夫以百金聘周，周方釣于濮水之上，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二千歲矣，巾笥而藏之於廟堂之上，此龜寧無爲畱骨而貴乎？」寧王曳尾塗中乎？大夫曰：「寧掉尾塗中耳。」莊子曰：「往矣，吾方掉尾於塗中。」或又以千金之幣迎周爲相，周曰：「子不見郊祭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太廟，欲爲孤豚，其可得乎？」遂終身不仕。

段干木

段干木者，晉人也。少貧且賤，心志不遂，乃治清節，遊西河，師事卜子夏與田子方。李克、翟璜、吳起等居于魏，皆爲將，唯干木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見，就造其門，段干木踰墻而避。文侯文侯以客禮待之，出過其廬。

而軾其僕問曰于木布衣也居軾其廬不已甚乎文
侯曰段于木賢者也不移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
巷聲馳千里吾敢不軾乎于木先乎德寡人先乎勢
于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勢不若德貴財不若義高
又請爲相不肯後卑已固請見與語文侯立倦不敢
息夫文侯名過齊桓公者蓋能尊段于木敬卜子夏
友田子方故也

東郭順子

東郭順子者魏人也修道守真田子方師事之而爲
魏文侯師友侍坐於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
之師耶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
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耶子方曰有文侯曰子
師誰耶子方曰東郭順子也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
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
真清而容物物無道則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
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曰遠哉全德之君子
始吾以聖智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
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錯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

耳夫魏真爲我累耳

公儀潛

公儀潛者魯人也與子思爲友穆公因子思而致命欲以爲相子思曰公儀子此所以不至也君若飢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飲水臣亦願在下風如以高官厚祿爲釣餌而無信用之心公儀子智若魯者可也不爾則不踰君之庭且臣不佞又不能爲君操竿下釣以傷守節之士潛竟終身不曲

王斗

王斗者齊人也修道不仕與顏歆並時曾造齊宣王門欲見宣王宣王使謁者延斗入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謁者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王趨而迎之於門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之愛尺穀也王曰何謂也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國非左右便辟則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王起謝曰寡人有罪於國家矣於是舉士五人

任之以官齊國大治王斗之力也

顏觸

顏觸齊人也宣王見之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觸爲慕勢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十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繼曰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太牢乘安車妻子衣服麗都顏觸辭去曰觸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遂辭而去

黔婁先生

黔婁先生者齊人也修身清節不求進於諸侯魯恭公聞其賢遣使致禮賜粟三千鍾欲以爲相辭不受齊王又禮之以黃金百斤聘爲卿又不就著書四篇言道家之務號黔婁子終身不屈以壽終

陳仲子

陳仲子者齊人也其兄戴爲齊卿食祿萬鍾仲子以爲不義將妻子適楚居於陵自謂於陵仲子窮不苟求不義之食不食遭歲飢乏糧三日乃匍匐而食井上李實之蟲者三咽而能視身自織屨妻擘繡以易衣食楚王聞其賢欲以爲相遣使持金百鎰至於陵聘仲子仲子入謂妻曰楚王欲以我爲相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意可乎妻曰夫子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於是出謝使者遂相與逃去爲人灌園

漁父

漁父者楚人也楚亂乃匿名隱釣於江濱楚項襄王時屈原爲三閭大夫名顯於諸侯爲上官靳尚所譖王怒放之江濱被髮行吟於澤畔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混濁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不

凝滯於萬物故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揚其波
汨其泥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歆其醕何故懷瑾握
瑜自令放爲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
之水濁可以濯吾足遂去深山自閉匿人莫知焉

安期生

安期生者瑯琊人也受學河上丈人賣藥海邊老而
不仕時人謂之千歲公秦始皇東遊請與語三日三
夜賜金璧直數千萬出置阜鄉亭而去畱赤玉舄爲
報畱書與始皇曰後數十年求我於蓬萊山下及秦
敗安期生與其友蒯通交往項羽欲封之卒不肯受

河上丈人

河上丈人者不知何國人也明老子之術自匿姓名
居河之湄著老子章句故世號曰河上丈人當戰國
之末諸侯交爭馳說之士咸以權勢相傾唯丈人隱
身修道老而不虧傳業於安期生爲道家之宗焉

樂臣公

樂臣公者宋人也其先宋公族其後別從趙其族樂
毅顯名於諸侯而臣公獨好黃老恬靜不仕及趙爲

秦昭王滅臣公東之齊以老子顯名齊人尊之號稱
賢師趙人田叔等皆尊事焉

蓋公

蓋公者齊之膠西人也明老子師事樂臣公漢之起
齊人爭往于世主唯蓋公獨道居不仕及漢定天下
曹參爲齊丞相盡延問長老諸生以百數何以治齊
人人各殊參不知所從聞蓋公善治黃老乃使人厚
幣聘之公爲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遂推此類爲
參具言之參悅乃避正堂舍之師事之齊果大治及
參入相漢導蓋公之道故天下歌之蓋公雖爲參師
然未嘗仕以壽終

四皓

四皓者皆河內軹人也或在汲一曰東園公二曰角
里先生三曰綺里季四曰夏黃公皆修道潔已非義
不動秦始皇時見秦政虐乃退入藍田山而作歌曰
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
吾將何歸馳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
賤之肆志乃共入商雒隱地肺山以待天下定及秦

敗漢高聞而徵之不至深自匿終南山不能屈已

黃石公

黃石公者下邳人也遭秦亂自隱姓名時人莫知者
初張良易姓爲長自匿下邳步游沂水圯上與黃石
公相遇未謁黃石公故墜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取
履良素不知詐愕然欲毆之爲其老人也強忍下取
履因跪進焉公以足受笑而去良殊驚公行里所還
謂良曰孺子可教也後五日平旦良往公怒曰與老人期何後
之復跪曰諾五日平旦良往公怒曰與老人期何後
也後五日早會良鷄鳴往公又先在復怒曰何後也
後五日早會良夜半往有頃公亦至喜曰當如是乃
出一編書與良曰讀是則爲王者師矣後十三年孺
子見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矣遂去不見良旦視
其書乃是太公兵法良異之因講習以說他人皆不
能用後與沛公遇於陳畱沛公用其言輒有功後十
三年從高祖退濟北穀城山下得黃石良乃寶祠之
及良死與石并葬焉

曾二徵士

曾二徵士者皆魯人也。高祖定天下，卽皇帝位，博士叔孫通白徵魯諸儒三十餘人，欲定漢儀禮。二士獨不肯行，罵通曰：「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而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之德，而後可舉。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通，不敢致而去。

田何

田何字子莊，齊人也。自孔子授易五傳至何，及秦禁學，以易爲卜筮之書，獨不禁，故何傳之不絕。漢興，田何以齊諸徙徙杜陵，號曰杜田生，以易受弟子東武王同子仲、洛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等，皆顯當世。惠帝時，何年老家貧，守道不仕，帝親幸其廬以受業，終爲易者宗。

王生

王生者，漢文景時人也，善爲黃老，退居不仕。與南陽張釋之交，當時釋之爲公車令，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劾奏太子、梁王不敬。文帝善之，遷至廷尉。及文帝崩，太子代立爲帝，是謂景帝。

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乃見上，謝之。景帝不過也。王生嘗與釋之及公卿召會庭中立。王生鞮解，顧謂釋之爲我結鞮。釋之前跪而繫之。旣退，或讓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繫鞮乎？」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繫鞮，欲以重之。諸公聞之，皆賢王生而重張廷尉。」

摯峻

摯峻字伯陵，京兆長安人也。少治清節，與太史令司馬遷交好。峻獨退身修德，隱於所山。遷旣親貴，乃以書勸峻進曰：「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伏惟伯陵材能絕人，高尚其志，以善厥身。冰清玉潔，不以細行荷累其名，固已貴矣。然未盡太上之所由也。願先生少致意焉。」峻報書曰：「峻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恡去於身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漢興以來，帝王之道，於斯始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屏，亦其時也。周易太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偃仰，從容以遊餘齒耳。峻之守

節不移如此。遷居太史官。爲李陵遊說。下腐刑。果以悔愴被辱。峻遂高尚不仕。卒于阡。阡人立祠。號曰阡居士。世奉祀之不絕。

韓福

韓福者。涿人也。以行義修潔著名。昭帝時。將軍霍光秉政。表顯義士。郡國條奏行狀。天子謂福等五人行義最高。以德行徵。至京兆。病不得進。元鳳元年。詔策曰。朕愍勞福。以官職之事。賜帛五十疋。遣歸其務。修孝悌。以教鄉里。福歸終身不仕。卒于家。

成公

成公。成帝時人。自隱姓名。常誦經。不交世利。時人號曰成公。成帝出遊。問之。成公不屈節。上曰。朕能富貴人。能殺人。子何逆朕。成公曰。陛下能貴。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祿。陛下能殺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上不能折。使郎二人就受政事十二篇。

安丘望之

安丘望之者。京兆長陵人也。少治老子經。恬靜不求。

進宦號曰安丘丈人成帝聞欲見之望之辭不肯見上以其道德深重常宗師焉望之不以見敬爲高愈日損退爲巫醫於民間著老子章句故老氏有安丘之學扶風耿況王汲等皆師事之從受老子終身不仕道家宗焉

宋勝之

宋勝之者南陽安衆人也少孤年五歲失父母家于穀城聚中孝慕甚篤聚中化之少長有禮勝之每行見老人擔負輒以身代之獵得禽獸嘗分肉與有親者貧依姊居數歲乃至長安受易通明以信義見稱從兄褒爲東平內史遣使召之勝之曰衆人所樂者非勝之願也乃去遊太原從郇越牧羊以琴書自娛丞相孔光聞而就太原辟之不至元始三年病卒于太原

張仲蔚

張仲蔚者平陵人也與同郡魏景卿俱修道德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没人閉門養性不治榮名時人莫識唯劉龔知之

嚴遵

嚴遵字君平蜀人也。隱居不仕。常賣卜於成都市。日得百錢以自給。卜訖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爲事。楊雄少從之遊。屢稱其德。李强爲益州牧。喜曰。吾得君平。爲從事足矣。雄曰。君可備禮與相見。其人不可屈也。王鳳請交不許。蜀有富人羅沖者。問君平曰。君何以不仕。君平曰。無以自發。沖爲君平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沖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乃云有餘。不亦謬乎。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爲業。不下牀而錢自至。猶餘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邪。沖大慙。君平嘆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故不仕也。時人服之。

彭城老父

彭城老父者。楚之隱人也。見漢室衰。乃自隱修道。不治名利。至年九十餘。王莽時徵。故光祿大夫龔勝欲爲太子師友。祭酒耻事二姓。莽迫之。勝遂不食而死。

莽使者及郡守以下會歛者數百人老父痛勝以名致禍乃獨入哭勝甚悲旣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先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哭畢而趨出衆莫知其誰也

韓順

韓順字子良天水成紀人也以經行清白辟州宰不詣王莽末隱于南山地皇四年漢起兵於南陽順同縣隗囂等起兵自稱上將軍西州大震唯順修道山居執操不圓囂以道術深遠使人賁璧帛卑辭厚禮一順欲以爲師順因使謝囂曰禮有來學義無往教卽欲相師但入深山來囂聞矍然不致強屈其後囂等諸姓皆滅唯順山棲安然以貧潔自終焉

鄭樸

鄭樸字子真谷口人也修道靜默世服其清高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之遂不屈楊雄盛稱其德曰谷口鄭子真耕于巖石之下名振京師馮翊人刻石祠之至今不絕

李弘

李弘字仲元蜀人也居成都里中化之班白不負擔男女不錯行弘嘗被召爲縣令鄉人共送之元無心就行因共酣飲月餘不去刺史使人喻之仲元遂遊奔不之官惟楊雄重之曰不夷不惠居于可否之間

向長

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也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莽固辭乃止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嫁娶旣畢敕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

閔貢

閔貢字仲叔太原人也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仲叔食無菜遺以生蒜仲叔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邪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旣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以仲叔爲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

出投檄而去。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其令。聞敕吏常給焉。仲叔怪問知之。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

高士傳卷中終

高士傳卷下

王霸

王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也。少立清節。及王莽篡位。棄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司徒侯霸讓位於霸。故梁令閭陽毀之曰。太原俗黨。儒仲頗有其風。遂止。以病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戶。連徵不至。以壽終。

嚴光

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同光武遊學。及帝卽位，光乃變易姓名，隱逝不見。帝思其賢，乃物色求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光也，乃遣安車玄纁聘之。三反而後至。司徒霸與光素舊，欲屈光到霸所語言。遣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起，於牀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爲三公，寧小差否？」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也。」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光曰：「買菜乎？求益也。」霸封奏其書。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卽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卽臥所撫其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而言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臥。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建武十七年，復持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

牛牢

牛牢字君直，世祖爲布衣時，與牢交游，嘗夜共講說，讖言云：劉秀當爲天子。世祖曰：安知非我？萬一果然，各言爾志。牢獨默然。世祖問之，牢曰：丈夫立義，不與帝友。衆大笑。及世祖卽位，徵牢，稱疾不至。詔曰：朕幼交牛君，真清高士也。恒有疾，州郡之官常先到家致意焉。刺史郡守是以每輒奉詔，就家存問。牢恒披髮稱疾，不答詔命。

東海隱者

東海隱者，不知何許人也。漢故司直王良之友。建武中，良以清節徵，用歷位。至一年復還，通友不肯見而讓之曰：不有忠信奇謀而取大位，自知無德，曷爲致此而復遽去？何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距良，終身不納論者高之。

梁鴻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遭亂世，受業太學，博覽不爲章句。學畢，乃牧豕上林苑中。曾譏遺火，延及他舍。鴻乃尋訪燒者，問其所去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

爲少鴻又以身居作執勤不懈鄰家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其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竝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醜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下請鴻曰吾欲褻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傳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孟光居有頃乃其入蜀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肅宗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耀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居臯伯通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乃方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告王人曰昔延陵季子葬於贏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爲求葬地於吳要離冢

傍

高恢

高恢字伯達京兆人也少治老子經恬虛不營世務與梁鴻善隱於華陰山中及鴻東游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二人遂不復相見恢亦高抗匿耀終身不仕焉

臺修

臺修字孝威魏郡鄴人也不仕隱武安山中峰鑿穴而居采藥自業建初中州辟不就魏郡刺史執棗栗爲贄見修語良久刺史曰孝威居身如此甚苦如何修曰修幸得保終正性存神養和不屏營於世事以勞其精除可欲之志恬淡自得之苦也如明使君緩撫牧養夕惕匪忒反不苦耶遂去隱逸終身不見

韓康

韓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也常遊名山采藥賣於長安市中口不二價者三十餘年時有女子買藥於康怒康守價乃曰公是韓伯休邪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欲避名今區區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爲遂遯入

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時乃備玄纁安車以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佯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卽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中路逃遁以壽終

丘新

丘新字季春扶風人也少有大材自謂無伍傲世不與俗人爲羣郡守始召見曰明府欲臣新耶友新耶師新邪明府所以尊寵人者極於功曹所以榮祿人者已於孝廉一極一已皆新所不用也郡守異之遂不敢屈

矯慎

矯慎字仲彥扶風茂陵人也少慕松喬導引之術隱遯山谷與南郡太守馬融并州刺史蘇章鄉里並時然二人純遠不及慎也汝南吳蒼甚重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曰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遯亦有

理國養人施於爲政至如登山絕迹神不著其證人不覩其驗吾從先生欲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之君方今盛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爲箕山夷齊悔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謀也慎不答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慎於燉煌者故前世異之或云神仙焉慎同郡馬瑤隱於沂山以免置爲事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焉

任棠

任棠字季卿少有奇節以春秋教授隱身不仕龐參爲漢陽太守到先就家俟焉棠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于戶下主簿白以爲倨傲參思其爲意良久曰棠置一盂水者欲諭太守清也投一本薤者欲諭太守繫強宗也抱孫兒當戶者欲諭太守開門卹幼也終參去不言詔徵不至及卒鄉人圖畫其形至今稱任徵君也

贊恂

贊恂字季直伯陵之十二世孫也明禮易遂治五經博通百家之言又善屬文詞論清美渭濱弟子扶風馬融沛國桓麟等自遠方至者十餘人既通古今而性復溫敏不耻下問故學者宗之嘗慕其先人之高遂隱於南山之陰初馬融如恂受業恂愛其才因以女妻之融後果爲大儒文魁當世以是服恂之知人永和中常博求名儒公卿薦恂行侔顏閔學擬仲舒文參長卿才同賈誼實瑚璉器也宜在宗廟爲國碩輔由是公車徵不詣大將軍竇武舉賢良不就清名顯於世以壽終三輔稱獎

法真

法真字高卿扶風郿人也學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關西號爲大儒弟子自遠而負笈嘗數百人真性恬靜寡欲不涉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爲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懼然不敢復言凡辟公府賢良皆不就同

郡田羽薦真曰處士法真體兼四業學窮典奧幽居恬泊樂以忘憂將蹈老氏之高蹤不爲玄纁屈也臣願聖明就加衮職必能唱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矣會順帝西巡羽又薦之帝虛心欲致前後四徵真曰吾旣不能遯形遠世豈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絕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刊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以壽終

漢濱老父

漢濱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也老父笑而不答溫下道百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也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遊無忌吾爲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慙

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徐穉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少以經行高於南州桓
帝時汝南陳蕃爲豫章太守因推薦穉於朝廷由是
五舉孝廉賢良皆不就連辟公府不詣未嘗答命公
薨輒身自赴弔太守黃瓊亦嘗辟穉至瓊薨歸葬江
夏穉旣聞卽負笈徒步豫章三千餘里至江夏瓊墓
前致酹而哭之後公車三徵不就以壽終

夏馥

夏馥字子治陳畱圉人也少爲諸生質直不苟動必
依道同縣高儉及蔡氏凡二家豪富郡人畏事之唯
馥閉門不與高蔡通桓帝卽位災異數發詔百司舉
直言之士各一人太尉趙戒舉馥不詣遂隱身久之
靈帝卽位中常侍曹節等專朝禁錮善士謂之黨人
馥雖不交時官然聲名爲節等所憚遂與汝南范滂
山陽張隱等數百人竝爲節所誣悉在黨中詔下郡
縣各捕以爲黨魁馥乃頓足而嘆曰孽自己作空汙
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乃自翦鬚變服

易形入林慮山中爲治工客作形貌毀悴積傭三年而無知者後詔委放儉等皆出馥獨嘆曰已爲人所棄不宜復齒鄉里矣畱賃作不歸家人求不知處其後人有識其聲者以告同郡止鄉太守濮陽潛使人以車迎馥馥自匿不肯潛車三返乃得馥

郭太

郭太字林宗太原人也少事父母以孝聞身長八尺餘家貧郡縣欲以爲吏歎曰丈夫何能執鞭斗筲哉乃辭母與同縣宗仲至京師從屈伯彥學春秋博洽無不通又審於人物由是名著於陳梁之間步行遇雨巾一角墊衆人慕之皆故折巾角士爭往從之載策盈車凡太知之于無名之中六十餘人皆言後驗以母喪歸徐穉來弔以生芻一束頓太廬前而去太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不堪此喻耳凡司徒辟大常趙典舉有道皆不就以建寧二年卒于家

申屠蟠

申屠蟠字子龍陳畱外黃人也少有名節同縣緱氏

女玉爲父報讐外黃令梁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爲諸生進諫曰王之節義足以感無耻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爲讞得減死論鄉人稱之蟠父母卒哀毀思慕不飲酒食肉十餘年遂隱居學治京氏易嚴氏春秋小戴禮三業先通因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學無常師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病困以身託蟠蟠卽步負其喪至濟陰遇司隸從事於河輦之間從事義之爲符傳護送蟠蟠不肯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家前後凡蒲車特徵皆不就年七十四以壽終

袁閎

袁閎字夏甫汝南人也築室于庭中閉門不見客旦暮于室中向母禮拜雖子往亦不得見也子亦向戶拜而去首不著巾身無單衣足著木屨母死不列服位公車兩徵不詣范滂美而稱之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可謂至賢矣

姜肱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家世名族兄弟三人皆孝行著聞肱年最長與二弟仲海季江同被臥甚相親友及長各娶兄弟相愛不能相離肱冒學五經兼明星緯弟子自遠方至者三千餘人聲重於時凡一舉孝廉十辟公府九舉有道至孝賢良公車三徵皆不就仲季亦不應徵辟建寧二年靈帝詔徵爲犍爲太守肱得詔乃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籍聲價盛明之世尚不委質況今政在私門哉乃隱身遯命乘船浮海使者追之不及再以立纁聘不就卽拜太中大夫又逃不受詔名振于天下年七十七卒于家

管寧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靈帝末以中國方亂乃與其友邴原涉海依遼東太守公孫度虛館禮之其後中國少安人多南歸唯寧不還黃初中華歆薦寧寧知公孫淵必亂乃因徵辭還以爲太中大夫固辭不就寧凡徵命十至輿服四賜常坐一木榻上積五十五年未嘗箕踞榻上當膝皆穿常着布裙貉裘唯祠先人乃著舊布單衣加首絮巾遼東郡國圖形於

府殿號爲賢者

鄭玄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漢尚書玄少好學長八尺餘須眉美秀姿容甚偉習孝經論語兼通京氏公羊春秋三正曆九章算術周官禮記左氏春秋大將軍何進辟玄州郡迫脅不得已而請進設机杖之禮以待玄玄以幅巾見進一宿而逃去公府而後十餘辟並不就

任安

任安字定祖少好學隱山不營名利時人稱安曰任孔子連辟不就建安中讀史記魯連傳歎曰性以潔白爲治情以得志爲樂性治情得體道而不憂彼棄我取與時而無爭遂終身不仕時人號爲任徵君云

龐公

龐公者南都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慕而得所栖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

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携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

姜岐

姜岐字子平，漢陽上邳人也。少失父，獨以母兄居。治書易春秋，恬居守道，名重西州。延熹中，沛國橋玄爲漢陽太守，召岐欲以爲功曹。岐稱病不就。玄怒，敕督郵尹益收岐。若不起者，趣嫁其母。而後殺岐。益爭之，玄怒益，撻之。益得杖，且諫曰：「岐少修孝義，栖遲衡廬，鄉里歸仁，名宣州里，實無罪狀。益敢以死守之。」玄怒乃止。岐於是高名逾廣。其母死，喪禮畢，盡讓平水田。與兄岑遂隱居以畜蜂豕爲事。教授者滿于天下。營業者三百餘人。辟州從事，不詣。民從而居之者數千家。後舉賢良，公府辟以爲茂才，爲蒲坂令，皆不就。以壽終于家。

荀靖

荀靖字叔慈，潁川人也。少有雋才，以孝著名。兄弟八人，號曰八龍。闔門悌睦，隱身修學，動止合禮。弟爽字慈明，亦以才顯於當時。或問汝南許章曰：「爽與靖孰賢？」章曰：「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太尉辟不就。及卒，學士惜之。誄靖者二十六人。潁陰令丘禎追號靖曰「立行先生」。潁川太守王懷亦謚曰「昭定先生」。

胡昭

胡昭字孔明，潁川人也。始避地冀州，不應袁詔之命。武帝亦辟昭，昭自陳本志。帝曰：「人各有志，出處不同。」勉卒高尚，義不相屈。昭乃隱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至嘉平初年，八十九卒于家。

焦先

焦先字孝然，世莫知其所出也。或言生漢末，及魏受禪，常結草爲廬於河之湄，獨止其中。冬夏袒不著衣，臥不設席，又無蓆，以身親土。其體垢黑，皆如泥滓。不行人間，或數日一食，行不由邪徑，目不與女子交視，口未嘗言。雖有警急，不與人語。後野火燒其廬，先因

露寢遭冬雪大至先祖臥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
後百餘歲卒

文化壬申八月二日閱 板齋望之

高士傳卷下終

英雄記鈔目錄

劉表

劉焉

劉範

劉璋

劉備

袁成

袁紹

袁譚

董卓

公孫瓚

周岱伍瓊

諸葛亮

逢紀

閔貢

何苗

李傕郭汜

丁原

呂布

楊及

高順

劉虞

張瓚

關靖

楊性

曹純

張遼

文聘

許褚

韓馥

孔伷

王匡

橋瑁

袁遺

王修

孔融

華歆

張昭

顧雍

張紘

周瑜

魯肅

黃蓋

丁奉

虞翻

目錄終

英雄記鈔

魏 王粲撰 王世貞鈔鍾惺評

劉表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也少知名號八俊

州界羣寇既盡表乃開立學官博求儒士使綦毋闓

宋忠等撰五經章句謂之後定

表病上備領荊州刺史

張羨南陽人先作零陵桂陽長甚得江湘間心然性
屈彊不順表薄其爲人不甚禮也羨由是懷恨遂叛

表焉

劉焉

劉焉起兵不與天下討董卓保州自守健爲太守任岐自稱將軍與從事陳超舉兵擊焉焉擊破之董卓使司徒趙謙將兵向州詭校尉賈龍使引兵還擊焉焉出青羗與戰故能破殺岐龍等皆蜀郡人

劉範

劉範聞父焉爲益州牧董卓所徵發皆不至收範兄弟三人鎖械於郿塢爲陰獄以繫之

範從長安亡之馬騰營從焉求兵焉使校尉孫肇將兵往助之敗於長安

劉璋

焉死子璋代爲刺史會長安拜潁川扈瑁爲刺史入漢中荊州別駕劉闔璋將沈彌婁發甘寧反擊璋不勝走入荊州璋使趙韙進攻荊州屯朐臬上蠡下如振反

先是南陽三輔人流入益州數萬家收以爲兵名曰東州兵璋性溫柔無威畧東州人侵暴舊民璋不能

禁政令多闕益州頗怨趙韙素得人心璋委任之韙因民怨謀叛乃厚賂荊州請和陰結中州大姓與俱起兵還擊璋蜀郡廣漢犍爲皆應韙璋馳入成都城守東州人畏威咸同心并力助璋皆殊死戰遂破反者進攻韙於江州韙將龐樂李異反殺韙軍斬韙

劉備

靈帝末年備嘗在京師復與曹公俱還沛國募召合衆會靈帝崩天下大亂備亦起軍從討董卓

備留張飛守下邳引兵與袁術戰於淮陰石亭更有勝負陶謙故將曹豹在下邳張飛欲殺之豹衆堅營自守使人招呂布布取下邳張飛敗走備聞之引兵還北至下邳兵潰收散卒東取廣陵與袁術戰又敗備軍在廣陵饑餓困敗吏士大小自相啖食窮餓侵逼欲還小沛遂使吏請降布布令備還州并勢擊術具刺史車馬童僕發遣備妻子部曲家屬於泗水上祖道相樂

建安三年春布使人齊金欲詣河內買馬爲備兵所鈔布由是遣中郎將高順北地太守張遼等攻備九

月遂破沛城備單身走獲其妻息十月曹公自征布
備於梁國界中與曹公相遇遂隨公俱東征

備在荊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厠見髀裏肉生慨然
流涕還坐表怪問備備曰吾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
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
建是以悲耳

袁紹攻公孫瓚劉備與田楷東屯齊曹公征徐州徐
州牧陶謙遣使告急於田楷楷與備俱救之時備自
有兵千餘人及幽州烏丸雜胡騎又畧得饑民數千
人既到謙以丹楊兵四千益備備遂去楷歸謙謙表
備爲豫州刺史屯小沛謙病篤謂別駕麋竺曰非劉
備不能安此州也

袁成

袁成字文開壯健有部分貴戚權豪自大將軍梁冀
以下皆與結好言無不從故京師爲作諺曰事不諧
問文開

袁紹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也高祖父安爲漢司徒自

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勢傾天下

紹生而父死二公愛之幼使爲郎弱冠除濮陽長有清名遭母喪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冢廬六年禮畢隱居洛陽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又好游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伍德瑜等皆爲奔走之友不應辟命中常侍趙忠謂諸黃門曰袁本初坐作聲價不應呼召而養死士不知此兒欲何所爲乎紹叔父隗聞之責數紹曰汝且破我家紹於是乃起應大將軍之命

逢詵說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紹答曰冀州兵彊吾士飢乏設不能辦無所容立紀曰可與公孫瓚相聞導使來南擊取冀州公孫必至而馥懼矣因使說利害爲陳禍福馥必遜讓於此之際可據其位紹從其言而瓚果來

是時年號初平紹字本初自以爲年與字合必能克平禍亂

紹以河內朱漢爲都官從事漢先時爲馥所不禮內懷怨恨且欲邀迎紹意擅發城郭兵圍守馥第拔刃

登屋馥走上樓收得馥大兒槌折兩腳紹亦立收漢
殺之馥猶憂怖故報紹索去

袁譚

初譚尚戰於外門譚軍敗奔北郭圖說譚曰今將軍
國小兵少糧匱勢弱顯甫之來久則不敵愚以爲可
呼曹公來擊顯甫曹公至必先攻鄴顯甫還救將軍
引兵而西自鄴以北皆可虜得若顯甫軍破其兵奔
亡又可斂取以拒曹公曹公遠僑而來糧餉不繼必
自逃去比此之際趙國以北皆我之有亦足與曹公
爲對矣不然不諧譚始不納後遂從之問圖誰可使
圖答辛佐治可譚遂遣毗詣太祖

董卓

董卓父君雅由微官爲潁川綸氏尉有三子長子擢
字孟高早卒次卽卓卓弟旻字叔穎

卓數討羌胡前後百餘戰

卓欲震威侍御史擾龍宗詣卓白事不解劒立搥殺
之京師震動發何苗棺出其尸枝解節棄于道邊又
收苗母舞陽君殺之棄尸于苑枳落中不復收斂

卓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孫女名白時尚
未笄封爲渭陽君於郿城東起壇從廣二丈餘高五
六尺使白乘軒金華青蓋車都尉中郎將刺史二千
石在郿者各令乘軒簪筆爲白導從之壇上使兄子
瓚爲使者授印綬

時有謠言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猶不生又作董
逃之歌又有道士書布爲呂字以示卓卓不知其爲
呂布也卓當入會陳列步騎自營至宮朝服導引行
其中馬躡不前卓心怪欲止布勸使行乃衷甲而入

卓旣死當時日月清淨微風不起旻瓚等及宗族老
弱悉在郿皆還爲其羣下所斫射卓母年九十走至
塢門曰乞脫我死卽斬首袁氏門生故吏改殯諸袁
死于郿者斂聚董氏尸于其側而焚之暴卓尸于市
卓素肥膏流浸地草爲之丹守尸吏暝以爲大炷致
卓臍中以爲燈光明達旦如是積日後卓故部曲收
所燒者灰并以一棺棺之葬于郿卓塢中金有二三
萬斤銀八九萬斤珠玉錦綺奇玩雜物皆山崇阜積
不可知數

昔大人見臨洮而銅人鑄臨洮生卓而銅人毀世有卓而大亂作大亂作而卓身滅抑有以也

公孫瓚

公孫瓚擊青州黃巾賊大破之還屯廣宗改易守令冀州長吏無不望風響應開門受之紹自往征瓚合戰于界橋南二十里瓚步兵二萬餘人爲方陣騎爲兩翼左右各五千餘匹白馬義從爲中堅亦分作兩校左射右右射左旌旗鎧甲光照天地紹令麴義以八百兵爲先登彊弩千張夾承之紹自以步兵數萬結陣于後義久在涼州曉習羌鬪兵皆驍銳瓚見其兵少便放騎欲陵蹈之義兵皆伏楯下不動未至數十步乃同時俱起揚塵大叫直前衝突彊弩雷發所中必倒臨陣斬瓚所署冀州刺史嚴綱甲首千餘級瓚軍敗績步騎奔走不復還營義追至界橋瓚殿兵還戰橋上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營中餘衆皆復散走紹在後未到橋十數里下馬發鞍見瓚已破不爲設備惟帳下彊弩數十張大戟士百餘人自隨瓚部逆騎二千餘匹卒至便圍紹數重弓矢雨下

別駕從事田豐扶紹欲却入空垣紹以兜鍪撲地曰大丈夫當前鬪死而入牆間豈可得活乎彊弩乃亂發多所殺傷瓚騎不知是紹亦稍引卻會麴義來迎乃散去瓚每與虜戰常乘白馬追不虛發數獲戎捷虜相告云當避白馬因虜所忌簡其白馬數千匹選騎射之士號爲白馬義從一日胡夷健者常乘白馬瓚有健騎數千多乘白馬告以號焉紹旣破瓚引軍南到薄落津方與賓客諸將共會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共覆鄴城遂殺太守栗成賊十餘部衆數萬人聚會鄴中坐上諸客有家在鄴者皆憂怖失色或起啼泣紹容貌不變自若也賊陶升者故內黃小吏也有善心獨將部衆踰西城入閉守州門不內他賊以車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扞衛送到斥丘乃還紹到遂屯斥丘以陶升爲建義中郎將乃引軍入朝歌鹿場山蒼巖谷討于毒圍攻五日破之斬毒及長安所署冀州牧壺壽遂尋山北行薄繫諸賊左髮丈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大目于氏根等皆屠其屯壁奔走得脫斬

首數萬級紹復還屯鄴初平四年天子使太傅馬日
磾太僕趙岐和解關東岐別詣河北紹出迎于百里
上拜奉帝命岐住紹營移書告瓚瓚遣使具與紹書
曰趙太僕以周召之德銜命來征宜揚朝恩示以和
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亦爭士卒
欲相危害遇光武之寬親俱陛見同與共出時人以
爲榮自省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此福此誠將軍之眷
而瓚之幸也麴義後恃功而驕恣紹乃殺之

周苾伍瓚

苾字仲遠武威人瓚字德瑜汝南人

諸葛亮

亮在荊州以建安初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
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畧每
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
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後公
威思鄉里欲北歸亮謂之曰中國饒士丈夫遨遊何
必故鄉邪

逢紀

逢紀字元圖初紹去董卓出奔與許攸及紀俱詣冀州紹以紀聰達有計策甚親信之與共舉事後審配任用與紀不睦或有讒配于紹紹問紀紀稱配天性烈直古人之節不宜疑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紀答曰先日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紹善之卒不廢配配由是更與紀爲親善

閔貢

河南中部據閔貢扶帝及陳留王上至雒舍止帝獨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從雒舍南行公卿百官奉迎於北芒阪下故太尉崔烈在前導卓將步騎數千來迎烈呵使避卓罵烈曰晝夜三百里來何云避我不能斷卿頭邪前見帝曰陛下令常侍小黃門作亂乃爾以取禍敗爲負不小邪又趨陳留王曰我董卓也從我抱來乃於貢抱中取王一本云王不就卓抱卓與王併馬而行也

何苗

何苗太后之同母兄先嫁朱氏之子進部曲將吳匡素怨苗不與進同心又疑其與宦官通謀乃令軍中

曰殺大將軍者車騎也遂引兵與卓弟旻共攻殺苗於朱爵闕下

李催郭汜

李催北地人郭汜張掖人一名多

丁原

丁原字建陽本出自寒家爲人麤畧有武勇善騎射爲南縣吏受使不辭難有警急追寇虜輒在其前裁知書少有吏用

呂布

郭汜在城北布開城門將兵就汜言且却兵但身決勝負汜布乃獨共對戰布以矛刺中汜汜後騎遂前救汜汜布遂各兩罷

袁紹分部攻布掘地爲道穿穴其樓下稍稍施本柱之度足達半便燒所施之柱樓輒傾倒

諸書布以四月二十三日殺卓六月一日敗走時又無閏不及六旬

布自以有功于袁氏輕傲紹下諸將以爲擅相署置不足貴也布求還洛紹假布領司隸校尉外言當遣

內欲殺布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十人辭以送布布使止于帳側僞使人于帳中鼓箏紹兵臥布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斫布牀被謂爲已死明日紹訊問知布尚在乃閉城門布遂引去布見備甚敬之謂備曰我與卿同邊地人也布見關東起兵欲誅董卓布殺卓東出關東諸將無安布者皆欲殺布耳請備于帳中坐婦牀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名備爲弟備兄布語言無常外然之而內不說布初入徐州書與袁術術報書曰昔董卓作亂破壞

王室禍害術門戶術舉兵關東未能屠裂卓將軍誅卓送其頭首爲術掃滅讎恥使術明目于當世死生不愧其功一也昔將金元休向兖州甫詣封部爲曹操逆所拒破流離迸走幾至滅亡將軍破兖州術復明目于遐邇其功二也術生年以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戰術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其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以生死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二十萬斛迎逢道路非直此止當駱驛復致若兵器戰具它所乏少大小

唯命布得書大喜遂造下邳

初天子在河東有手筆版書召布來迎布軍無蓄積不能自致遣使上書朝廷以布爲平東將軍封平陶侯使人于山陽界亡失文字太祖又手書厚加慰勞布說起迎天子當平定天下意并詔書購捕公孫瓚袁術韓暹楊奉等布大喜復遣使上書于天子曰臣本當迎大駕知曹操忠孝奉迎都許臣前與操交兵今操保傳陛下臣爲外將欲以兵自隨恐有嫌疑是以待罪徐州進退未敢自寧答太祖曰布獲罪之人

分爲誅首手命慰勞厚見褒獎重見購捕袁術等詔書布當以命爲效太祖更遣奉車都尉王則爲使者齎詔書又封平東將軍印綬來拜布太祖又手書與布曰山陽屯送將軍所失大封國家無好金孤自取家好金更相爲作印國家無紫綬自取所帶紫綬以籍心將軍所使不良袁術稱天子將軍止之而使不通章朝廷信將軍使復重上以相明忠誠布乃遣登奉章謝恩并以一好綬答太祖

布後又與暹奉二軍向壽春水陸並進所過虜略到

鍾離大獲而還既渡淮北留書與術曰足下恃軍疆盛常言猛將武士欲相吞滅每抑止之耳布雖無勇虎步淮南一時之間足下鼠竄壽春無出頭者猛將武士爲悉何在足下喜爲大言以誣天下天下之人安可盡誣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造策者非布先唱也相去不遠可復相聞布渡畢術自將步騎五千揚兵淮上布騎皆于水北大哈笑之而還時有東海蕭建爲瑯邪相治莒保城自守不與布通布與建書曰天下舉兵本以誅董卓耳布殺卓來請關東欲求兵西

迎大駕光復洛京諸將自還相攻莫肯念國布五原人也去徐州五千餘里乃在天西北角今不來共爭天東南之地莒與下邳相去不遠宜當共通君如自遂以爲郡郡作帝縣縣自王也昔樂毅攻齊呼吸下齊七十餘城唯莒卽墨二城不下所以然者中有田單故也布雖非樂毅君亦非田單可取布書與智者詳共議之建得書卽遣主簿齎牋上禮貢良馬五匹建尋爲臧霸所襲破得建資實布聞之自將步騎向莒高順諫曰將軍躬殺董卓威震夷狄端坐顧盼遠

近自然畏服不宜輕自出軍如或不捷損名非小布不從霸畏布引還抄暴果登城拒守布不能拔引還下邳霸後復與布和

布遣許汜王楷告急于術術曰布不與我女理自當敗何爲復來相聞邪汜楷曰明上今雖救布爲自敗耳布破明上亦破也術時僭號故呼爲明上術乃嚴兵爲布作聲援布恐術爲女不至故不遣兵救也以綿纏女身縛著馬上夜自送女出與術與太祖守兵相觸格射不得過復還城布欲令陳宮高順守城自

將騎斷太祖糧道布妻謂曰將軍自出斷曹公糧道是也宮順素不和將軍一出宮順必不同心共城守也如有蹉跌將軍當於何自立乎願將軍諦計之無爲宮等所誤也妾昔在長安已爲將軍所棄賴得龐舒私藏妾身耳今不須顧妾也布得妻言愁悶不能自決

布謂太祖曰布待諸將厚也諸將臨急皆叛布耳太祖曰卿背妻愛諸將婦何以爲厚布默然

楊及

楊及部曲諸將皆受催汜購募共圖布布聞之謂楊曰布卿州里也卿殺布於卿弱不如賣布可極得汜催爵寵楊於是外許汜催內實保護布汜催患之更下大封詔書以布爲潁州太守

高順

高順爲人清白有威嚴不飲酒不受饋遺所將七百餘兵號爲千人鎧甲鬪具皆精練齊整每所攻擊無不破者名爲陷陣營順每諫布言凡破家亡國非無忠臣明智者也但患不見用耳將軍舉動不肯詳思輒喜言誤誤不可數也布知其忠然不能用布從郝萌反後更疏順以魏續有外內之親悉奪順所將兵以與續及當攻戰故令順將續所領兵順亦終無恨意

劉虞

劉虞爲博平令治正推平高尚純樸境內無盜賊災害不生時鄰縣接壤蝗蟲爲害至博平界飛過不入虞讓太尉因薦衛尉趙謨益州牧劉焉豫州牧黃琬南陽太守羊續並任爲公

虞之見殺故常山相孫瑾掾張逸張瓚等忠義憤發相與就虞罵瓚極口然後同死

張瓚

先是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惟有此中可避世瓚以易當之乃築京固守瓚別將有爲敵所圍義不救也其言曰救一人使後將恃救不力戰今不救此後將當念在自勉是以袁紹始北擊之時瓚南界上別營自度守則不能自固又知必不見救是以或自殺其將帥或爲紹兵所破遂令紹軍徑至其門

瓚諸將家家各作高樓樓以千計瓚作鐵門居樓上屏去左右婢妾侍側汲上文書

關靖

關靖字士起太原人本酷吏也諂而無大謀特爲瓚所結幸

楊性

楊性仁和無威刑下人謀反發覺對之涕泣輒原不問

曹純

曹純字子和年十四而喪父與同產兄仁別居承父業富於財僮僕人客以百數純綱紀督御不失其理鄉里咸以爲能好學問敬愛學士學士多歸焉由是爲遠近所稱年十八爲黃門侍郎二十從太祖到襄邑募兵遂常從征戰

張遼

張遼字文遠雁門馬邑人也本聶壹之後以避怨變姓少爲郡吏

太祖旣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十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卒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此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

大呼是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衆不知所爲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諸將咸服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太祖大壯遼拜征東將軍

文聘

孫權嘗自將數萬衆卒至時大雨城柵崩壞人民散在田野未及補治聘聞權到不知所施乃思惟莫若潛默可以疑之乃敕城中人使不得見又自臥舍中不起權果疑之語其部黨曰北方以此人忠臣也故委之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動此不有密圖必當有外救遂不敢攻而去

許褚

太祖將北渡臨濟河先渡兵獨與褚及虎士百餘人留南圻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太祖軍矢下如

雨褚白太祖賊來多今兵渡已盡宜去乃扶太祖上船賊戰急軍爭濟船船重欲沒褚斬攀船者左手舉馬鞍蔽太祖船工爲流矢所中死褚右手並泝船僅乃得渡是日微褚幾危其後太祖與遂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唯將褚超負其力陰欲前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指褚褚瞋目盼之超不敢動乃各罷後數日會戰大破超等褚身斬首級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故號曰虎癡

韓馥

韓馥字文節潁川人爲御史中丞董卓舉爲冀州牧於時冀州民人殷盛兵糧優足袁紹之在渤海馥恐其興兵遣數部從事守之不得動搖東郡太守橋瑁詐作京師三公移書與州郡陳卓罪惡云見逼迫無以自救企望義兵解國患難馥得移請諸從事問曰今當助袁氏邪助董卓邪治中從事劉子惠曰今與兵爲國何謂袁董馥自知言短而有慙色子惠復言兵者凶事不可爲首今宜往視他州有發動者然後

和之冀州於他州不爲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
右者也馥然之馥乃作書與紹道卓之惡聽其舉兵

孔佃

孔佃字公緒陳留人張璠漢紀載鄭泰說卓云孔公
緒能清淡高論噓枯吹生

王匡

王匡字公節泰山人輕財好施以任俠聞辟大將軍
何進府進符使匡于徐州發彊弩五百西詣京師會
進敗匡還鄉里起家拜河南太守

橋瑁

橋瑁字元偉玄族子先爲兗州刺史甚有威惠

袁遺

袁遺字修業爲楊州刺史爲袁術所敗太祖稱長大
而能勤學者惟吾與袁伯業耳語在文帝典論

王修

修一子名儀字殊表

附王隱載儀高亮雅直後爲司馬子喪字偉元少
立操尚非禮不動身長八尺四寸容貌絕異痛父

不以命終絕世不仕立屋墓側以教授爲務旦夕常至墓前拜輒悲號斷絕墓前有一栢樹襄常所攀援涕泣所著樹色與凡樹不同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勞悴未曾不反覆流涕泣下沾襟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諸生有密爲襄刈麥者襄遂棄之自是莫敢復佐刈者襄門人爲本縣所役求襄爲屬襄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提筆已四十年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門徒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爲見已

整衣出迎之于門襄乃下道至土牛磬折而立云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執手泣涕而去令卽放遣諸生一縣以爲恥同縣管彥少有才力未知名襄獨以爲當自達常友愛之男女各始生共許爲婚彥果爲西夷校尉襄後更以女嫁人彥弟馥問襄襄曰吾薄志畢願山藪自處姊妹皆遠吉凶斷絕以此自誓賢兄子塋父于帝都此則洛陽之人也豈吾欲婚之本指邪馥曰嫂齊人也當還臨淄襄曰安有塋父河南隨妻還齊用意如此何婚之

有遂不婚

孔融

孔融在郡八年僅以身免帝初都許融以爲宜畧依舊制定王畿正司隸所部爲千里之封乃引公卿上書言其義是時天下草創曹袁之權未分融所建明不識時務又天性氣爽頗推平生之意狎侮太祖太祖制酒禁而融書喟之曰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堯不飲千鍾以無成其聖且桀紂以色亡國今令不禁婚姻也太祖外雖寬容而內不能平御史大夫郗慮知旨以法免融官歲餘拜太中大夫雖居家失勢而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酒常嘆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虎賁士有貌似蔡邕者融每酒酣輒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其好士如此

華歆

華歆淡于財欲前後寵賜諸公莫及然終不殖產業陳羣常歎曰若華公可謂通而不泰清而不介者矣

張昭

權與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權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惟醉隨臺中乃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爲共作樂耳公何爲怒乎昭對曰管紂爲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爲樂不以爲惡也權默然有慙色遂罷酒

顧雍

權嫁從女女顧氏甥故請雍父子及孫譚譚時爲選曹尚書見任貴重是日權極歡譚醉酒三起舞舞不知止雍內怒之明日召譚訶責之曰君王以舍垢爲德臣下以恭謹爲節省蕭何吳漢並有大功何每見高帝似不能言漢奉光武亦信恪勤汝之於國寧有汗馬之勞可書之事邪但階門戶之資遂見寵任耳何有舞不復知止雖爲酒後亦由恃恩亡敬謙虛不足損吾家者必爾也因背向壁臥譚立過一時乃見遣

張紘

張紘與張昭並與參謀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後呂布襲取徐州因爲之牧不欲令與紘策從事追

舉茂才移書發遣紘紘心惡布恥爲之屈策亦重惜
紘欲以自輔答記不遣曰海產明珠所在爲寶楚雖
有才晉實用之英偉君子所游見珍何必本州哉

周瑜

程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
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
醪不覺自醉時人以其謙讓服人如此初曹公聞瑜
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乃密下楊州遣九江蔣
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再獨步江淮之間莫

與爲對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
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邪幹曰吾
與足下州里中間別隔遙聞芳烈故來敘闊并觀雅
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弦
賞音足知雅曲也因延幹入爲設酒食畢遣之曰適
吾有密事且出就館事了別自相請後三日瑜請幹
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械訖還宴飲示之侍
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
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

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
下幼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稚量
高致非言辭所間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
瑜少精意于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
知之必顧故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

魯肅

魯肅體貌魁奇少有壯節好爲奇計天下將亂乃學
擊劒騎射招聚少年給其衣食往來南山中射獵陰
相部勒講武習兵父老成曰魯氏世衰乃生此狂兒
後雄傑並起中州擾亂肅乃命其屬曰中國失綱寇
賊橫暴淮泗間非遺種之地吾聞江東沃野萬里民
富兵彊可以避害寧肯相隨俱至樂土以觀時變乎
其屬皆從命乃使細弱在前強壯在後男女三百餘
人行州追騎至肅等徐行勒兵持滿謂之曰卿等丈
夫當解大數今日天下兵亂有功弗賞不追無罰何
爲相偏乎又自植盾引弓射之矢皆洞貫騎旣嘉肅
言且度不能制乃相率還

黃蓋

黃蓋字公覆零陵泉陵人也故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也枝葉分離自祖遷于零陵遂家焉蓋少孤嬰丁凶難辛苦備嘗然有壯志雖處貧賤不自同於凡庸常以負薪餘閒學書疏講兵事

赤壁之役蓋爲流矢所中時寒憶水爲吳軍人所得不知其蓋也置廁牀中蓋自彊以一聲呼韓當當聞之曰此公覆聲也向之垂涕解易其衣遂以得生

甘寧

甘寧字興霸巴郡陵江人也

寧輕俠殺人藏舍亡命聞於郡中其出入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繡所如光道路住止常以綵錦維舟去或割弃以示奢也

凌統怨寧殺其父操寧常備統不與相見權亦命統不得讐之嘗與呂蒙舍會酒酣統乃以刀舞寧起曰寧能雙戟舞蒙曰寧雖能未若蒙之巧也因操刀持楯以身分之後權知統意因令寧將兵遂徙屯於半州

丁奉

丁奉字承淵廬江安豐人也少以驍勇爲小將屬甘
寧陸遜潘璋等數隨征伐戰鬪常冠軍每斬將奪旗
身被創夷稍遷偏將軍孫亮卽位爲冠軍將軍封都
亭侯魏遣諸葛誕胡尊等攻東吳諸葛恪率軍拒之
諸將皆曰敵聞太傅自來上岸必遁走奉獨曰不然
彼動其境內悉許洛兵大舉而來必有成規豈虛還
哉無恃敵之不至恃吾有以勝之及恪上岸奉與將
軍唐咨呂據留贊等俱從山西上奉曰今諸軍行遲
若敵據便地則難與爭鋒矣乃辟諸軍使下道帥麾
下三千人徑進時北風奉舉帆二日至遂據徐塘天
寒雪敵諸將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相謂曰取
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解鎧著冑持短兵敵人
從而笑焉不爲設備奉縱兵斫之大破敵前屯會據
等至魏軍遂潰

虞翻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二
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取
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音

青淵文庫

第 共

第

架 號 冊

之由是見稱

新刊詩經


110X
567
100
34